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四月。乙巳。

諭內閣朕以鴉片煙流毒中國。貽害生民。前歲特降諭旨。飭令各省嚴禁。再三剴切申戒。因廣東為外夷通商之所。特命林則徐前往查辦。各國夷商。均遵約束。獨暎咭唎逆夷義律。以燒燬煙土之故。藉口滋事。因林則徐辦理不善。旋亦罷斥遣戍。乃該逆於道光二十年六月。潛竄浙洋。竊據定海。繼復於天津海口。呈遞稟詞。朕惟中外一體。念切懷柔。不以其侵犯在先。訴辯在後。遽加屏絕。復命琦善前往廣東。確切覈辦。又將伊里布在浙拴獲逆夷頭目安突德等多名。特予寬典。免其誅戮。於定海退出

之時。即行給還。乃該逆夷狡詐反覆。要求無厭。明知琦善意存撫馭。不設防守。竟爾稱兵首禍。壘犯大角沙角各礮臺。傷我提鎮大員。擾我海疆黎庶。是逆夷因私販煙土。而肇起釁端。復陽為乞請。而陰施詭計。背信負恩。神人共憤。朕之命將出師。實由於此也。及至靖逆將軍奕山等到粵。逆夷已竄入內港。窺伺省垣。彼時帶兵守土大吏。僉以該逆貪利性成。希冀通市。懇將商欠該夷銀兩。准令給還。朕至誠待物。從不以逆億為懷。如果得利相安。不致別圖滋擾。區區之施。實非所吝。蠢爾醜類。何足為讐。此又朕軫念濱海民生。不得已之權宜也。孰意逆夷包藏禍心。欺天滅理。粵東甫經斂跡。閩浙又復揚波。定海再竄。連城襲

擒。以致督臣殉節。鎮將捐軀。荼毒生靈。罪難擢數。爰命揚威將軍奕經等。帥師攻勦。數月以來。賊退甯波。旋陷乍浦。是該逆在粵。則以厚施為飽颺之謀。在浙則以擄掠為齎糧之具。察其兇狡情狀。實已罪惡貫盈。

上天降監。必加誅夷。下民何辜。罹茲慘酷。朕撫躬循省。五內焦勞。每念毒孽未除。顛連莫拯。痛心自責。恨才德之未逮。夙夜難安。將軍參贊督撫。及內外文武諸臣。亦宜仰體朕懷。亟蘇民困。勿存苟安之見。狃於目前。勿懷倖免之私。貽臭於後。至於將弁兵丁。動謂船堅礮利。兇燄難當。因而見賊倉皇。望風先潰。殊不知賊之深入。早已自蹈危機。果人人奮勇直前。有進無退。加以鄉

民義勇。層層接應。則主客之勢既異。衆寡之數又殊。因地乘機。
何難制勝。是逆夷之肆意猖獗。皆士氣不揚所致也。其從逆漢
奸。原係窮蹙愚民。或以生計維艱。為利所誘。遂至甘心從賊。暫
飽身家。試思蹂躪者誰之鄉里。搶奪者誰之貲財。賊來則驅之
使前。俾當鋒刃。賊去則委之於後。仍蹈刑誅。苟有人心。當知悔
恨。朕為天下生民主。若止顧目前苟安無事。不思大者遠者。一
聽煙毒橫流。不行禁止。是朕上負
皇考付託之重恩。下不能保吾民之生命。思及此。曷肯不竭力禁
之。更曷敢不竭力禁之也。目前雖奸夷倔強。日肆貪殘。爾閫帥
疆臣。身膺重寄。宜何如激發天良。申明紀律。凡奮勇爭先者。賞

不適時。退縮不前者。誅之無赦。如此則何攻不克。何守不固耶。從前辦理不善諸臣。除分別懲警外。餘令戴罪圖功。原冀其知感知奮。勉贖前愆。儻復坐失事機。殃民縱寇。國法具在。不能為若輩再寬也。至士民中果有謀勇出眾之才。激於義憤。團練自衛。或助官軍以復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賊鋒。或焚擊夷船。擒斬夷憝。或聲明大義。開啟愚頑。能建不世之殊勳。定膺非常之懋賞。總之禁煙所以恤民命。禦寇所以衛民生。朕宵旰憂艱。兢兢業業。爾諸臣亦惟和衷共濟。鼓勵戎行。不懈不疎。以作士氣。必能剪除夷孽。埽蕩海氛。與天下蒼生。共享昇平之福。茲將辦理夷務前後情形。及朕為民除害之本意。特諭中外知之。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四月十八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奉
上諭。據御史蘇廷魁奏。傳聞暎逆本國為嗌啊喇攻破。緣嗌啊喇
為英船聚集之所。暎夷占據。盡收其稅。嗌啊喇怨之最深。乘虛
搗擊。是以逆夷兵船。紛紛遁回救援等語。著奕經等。趁此夷情
窘迫之際。乘機進勦。大彰撻伐。以揚國威。斷不可坐失機宜。欽
此。奴才前在紹興。曾採知此情。但以傳聞未真。復差人確探。
並札知水陸各路委員兵勇。如逆夷有張皇欲遁情形。即
行乘勢攻勦。以張撻伐。忽於四月初九日。該逆復以大幫
船隻。攻陷乍浦。奴才與

欽差大臣耆英等商酌。該大臣等先赴嘉興防堵辦理。免致逆夷猖獗內犯。一面即札飭總兵尤渤。帶領陝甘河南官兵。先自嘉興。進屯平湖。嗣參贊大臣齊慎。帶兵赴省。並奴才等由前路札調各兵勇。均已到齊。除派防省城外。復飭參將楊清麟。先帶兵數百名。沿塘前往。赴距乍較近之談仙嶺屯紮。各路官兵。次第前進。豫備進勦。茲於二十一日。連接海鹽令何照綸黃道關委員高振宛等。及冀長尤渤先後稟報。十八日申刻。逆夷將燈光山上下廟宇。及山灣房屋。並東洋船。放火燒燬。十九日卯刻。逆船開出十四隻。至午刻。全行起椗。均駛向東南外洋而去。乍浦內外。並無夷船。又

據護定海鎮總兵周士法等稟稱。鎮海招寶山。現添船二隻。定海共泊夷船十八隻。係由東北駛來。復有杉板船十數隻。裝載受傷夷人。逆夷屍身。不知確數。分頭安置掩埋各等語。查逆夷竄入乍浦之後。復於尖山游弈。探量水勢。已有內犯省城之意。所有解送夷俘。現今據報尚在平湖押禁。乃十九日。該逆大幫船隻。忽全行開出外洋。雖逆情詭譎。難保其不分竄他處。而即御史蘇廷魁所奏。其爲該國有變。勢竭鼠竄。似無可疑。而鎮定兩處。現在仍有夷船。停泊未動。奴才前於逆夷竄退甯郡時。即撥兵勇前進。收復鎮海。並札飭黃巖鎮張成龍。挑選水師弁兵。沿海相機截

艱。復飭委員等。採募福建同安船隻。以備裝載兵勇渡洋。設法驚擾。又札飭副將鄭宗凱委員鄭鼎臣等。帶領火攻船隻。乘勢焚燒。俾該逆大受懲創。茲據採報逆夷全已退出乍浦。查知夷勢窘迫。現分飭各口岸文武委員。加意嚴防。復即飛飭各路。仍遵前札。趕緊嚴密辦理。並移會文蔚。即行督飭員弁。迅速相機進攻。以彰

天討。

奕經等又奏。再奴才齊慎。因閩海豐海甯各處警報。尖山有夷船游奕。恐省中兵力太單。因將前路兵丁。酌量抽撥二千名。帶赴省垣。連前留省之兵。已有四千餘名。可資堵禦。

奴才文蔚。仍駐紹興。在三江。澂海。一帶。督飭兵勇。加意防範。

連日接鎮海各路探報。夷船仍有三四隻。停泊招寶山下。

山上厎連城安設礮位。夷目囉卟哩。逐日帶領數百人。在

鎮城內外巡邏。奴才等現已密飭各路。分伏兵勇。仍照舊暗

伏相機舉動。並飛催各委員。在梅墟蔔山渡地方。將釘樁

築壩等事。趕緊督辦。一俟事竣。藩籬既固。即可進逼鎮邑。

明攻暗襲。相機辦理。

奕經等又奏。竊奴才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三

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奏。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悉夷語等語。嗣布

爾既屬頭目。必知該國情形。且現有通事二名。自可細詢該國

底裏等因。欽此。臣等即督飭司員等。帶領通事。將各條逐件。連

日訊問。先詰以該國距內地水程若干。其所經過者幾國。

據該白夷等供稱。自暎咭唎國城。至內地廣東地方。總視

風信。遇順風時。不過三箇月。即至香港。遲則四月五月不

等。至遲亦不過六月。即可以到。所過地方。若佛蘭機。噫欲

啞士。咖。嗎吖喇吵。姑路厄吟嗎勒格星加坡等處。皆暎咭

唎所屬。其所經別省何國。均難指名目。或船上淡水乏食。

遇有洋面附近之山。即用小船攏岸取水。其地方名目。未

能細辨。詰以克食米面。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

通。向與唤咭唎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浙。其餘來浙之嗌咖喇。大小呂宋。雙英國夷眾。或係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裹脅。抑或許以重利。據供充食米罽。即嗌咖喇地方。嗌咖喇是其總名。充食米罽。乃嗌咖喇所屬。嗌咖喇。又唤咭唎所屬。唤咭唎所有大船。到架喇咭叮為止。其地有河可通充食米罽。亦有陸路。距架喇咭叮。約計千里。復有陸路通嚐嗔。大呂宋。佛嘣機等處。此次來浙之兵。均係該國王所調。祇有唤咭唎人當兵。其呂宋。嗌咖喇。雙英等國之人。不能當兵。所來之各國夷人。乃商船雇工。係該帶兵官雇來辦事。及充當水手。詰以該

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係何處人。現居何職。據供該國女主。乃老國王之姪女。國王無子。其姪女賦性聰明。故立為主。名域多唎。其夫乃唉咭唎。所屬渣嗎唎國王之子。名鼻嗹士阿喇拔。國人稱為法是啨。乃該國第一等官職。並不干預國事。復詰以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係女主所授。抑係該頭目人等。私立名色。據供欽差提督等名。從未聽聞。亦非女主所授。大約皆係私立名色。至詰以該逆在浙鴟張。所有一切調度餉兵。及占據郡縣。擄括民財。係何人主持其事。據供一切事件。從前乃咕哪囉架喇頓調度。自該逆死在定海後。

乃咕啷嗬付調度。其人一向在甯波廈門。定海等處。咕啷嗬付。乃嗎吖喇吵之勾運夥官。勾運夥乃陸路之兵頭也。詰以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實。回國後做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據供義律係去年即由廣東動身回國。其有無音信來浙。該白夷等均未能知。迨詰以該國置造鴉片煙土。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據供鴉片煙土。乃嗑咖喇嗑咪鄉下所出。就深山地方。秘密製造。其本國之人。苟非製造鴉片之輩。俱不准入鄉看其製法。盖恐洩露其術。其利或為所奪。噗咭唎及西洋花旗等國。俱係赴嗑咖喇嗑咪各處。販入內地。但欲圖利。並無詭謀。

奕經又奏。竊奴才前在紹興。因聞乍浦失守。即星夜趕進省

城。面見

欽差大臣耆英。浙江巡撫劉韻珂。將如何防勦之處。公同商議。惟時耆英即刻起身。前往嘉興。經奴才撥兵隨往。已會銜具奏在案。十六日卯刻。連接海甯尖山稟報。夷船已駛近尖山。並聞海鹽礮聲等語。又值江水陡發。淹浸營盤礮位。省中人心惶惶。鬨傳逆夷即來刦取前次獲禁各夷。一時百姓搬避者。沿河塞港。紛紛不絕。特依順劉韻珂與奴才萬分焦急。實無良策。再四商酌。不如發給夷人照會。暫將前禁各夷。送交耆英伊里布辦理。暫示羈縻。實因情形緊迫。故不

及奏請。冒罪辦理。直至各夷起解以後。人心漸定。連日以
來。逆夷船隻。已退出尖山。大幫仍泊乍浦。海上尚無竄擾
情形。奴才抽撥前路各兵。亦俱到齊。除本省守城兵勇。沙民
征兵。已有四千餘名。鎮海埠之營盤礮位。亦皆整理齊備。
兵氣已振。人心大定。惟耆英現與劉韻珂。因刻下逆夷猖
獗。商辦設法羈縻。該大臣等以此事所關甚重。奴才職分較
大。函商會銜辦理具奏。竊思現在浙省情形緊急。奴才亦何
敢漠視。若不連銜會辦。恐於該大臣等所辦。致有窒礙。但
奴才統領征兵。隨時激勵。原期攻勦時奮勇出力。該將士等
如聞奴才會同辦理羈縻。未免意存觀望。漸生怠心。不成事

體。儻一旦用之攻勦。何能得力。相應請

旨將辦理覊縻事宜。專委耆英等商辦。奴才毋庸會銜。以專責成。其該大臣等如何籌辦。仍令隨時密函寄知。以便奴才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夷船退出乍浦。現在調兵分赴鎮海定海攻勦一摺。據奏鎮海招寶山。現添船二隻。定海共泊夷船十八隻。係由東北駛來等語。前據耆英奏。逆船於十八日。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此次鎮海定海。添泊夷船。或即此項船隻。惟定海所泊船十八隻。由東北駛來。其餘乍浦所退船隻。駛往何處。著確切查明具奏。所奏撥兵收復鎮海。及相機截勦。設

法驚擾。並令火船焚燒等情。該將軍是否確有把握。如亟攻鎮海。安知該夷不一面牽制我兵。一面滋擾他處。看來鎮海現已添船。並非欲阻進攻定海之路。實欲潛兵內犯。留鎮海作後路應援。若再中彼奸計。則我腹背受敵。又乍浦故轍。不可不慎密防範。至勢窮竄歸之說。必得確有憑據。方可信之。另片奏齊慎將前路兵丁。抽撥二千名赴省。所見甚是。所奏遵訊白夷。及該處一切情形。覽奏已悉。現在該處一應防勦事宜。責成奕經等妥籌辦理。其羈縻一節。已諭令耆英妥為商辦。毋庸會銜。將此諭知奕經。特依順。齊慎。並諭文蔚知之。

欽差大臣耆英奏。本月二十一日卯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

十六日。奉

上諭本日已降旨。著耆英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之任矣。廣東自上年𠸄逆犯順以來。占據香港。闖入虎門。前據奕山等奏報香港未能即時收復。惟議守省城。以填塞省河為先。其次修築虎門礮臺。進取方有把握等語。現在省河填塞。究竟如何。是否足資抵禦。其虎門礮臺。現在是否動工修築。何時可以工竣。著耆英到任後。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礮臺等工。如已妥為豫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即著責成該將軍一力籌辦。無負委任。其欽差大臣關防。即著帶赴廣東任所。欽此。竊努自四月初二日抵

杭。旋因逆夷攻破乍浦。浙西情形緊急。馳赴嘉興防守。連日督率文武各員。實力嚴防郡城。人心漸定。嘉興可保無虞。省城近已安謐。乍浦夷船。現已駛出大洋。現將辦理情形。於本月二十日馳奏在案。查嘉興現有派防之壽春鎮總兵尤渤等。帶兵分駐。足資守禦。奴才正擬回省。茲奉到

諭旨飭令前赴廣東。遵即趕緊回杭。將杭州將軍事務。交參贊大臣特依順接署。其乍浦收復各事宜。應由揚威將軍浙江巡撫等。會同籌辦。奴才即由杭州馳驛前往廣東。至七品職銜伊里布。現辦浙江夷務。情形較為熟習。自應仍留浙省軍營差遣。四等侍衛咸齡。及奴才帶來

盛京佐領兵弁等。擬仍帶赴廣東。以資委用。其杭州帶至嘉

興之文武官七員。仍飭回省當差。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遵旨馳赴廣東一摺。昨已有旨令該大臣

暫緩赴粵。俟諸務妥協。折回杭州省城。協同防守。現在嘉興乍

浦一帶。尚須布置。耆英著遵照昨奉諭旨。於嘉興乍浦一帶。酌

量扼要處所。駐紮控制。妥辦諸務。該逆於退出寧波之後。忽將

大幫逆船。攻陷乍浦。既陷乍浦之後。忽又駛出東南外洋。倏去

倏來。是何意見。該大臣昨奏外委陳志剛回稟。該逆不願戰禍。

只求通商。該外委既經面見逆酋。必非兩言而止。此外有何言

語。並未詳晰聲敘。著耆英據實具奏。本日又據奕經等奏請將

辦理羈縻事宜。專交耆英辦理。著即責成耆英妥為商辦。奕經毋庸會銜。

又

諭。昨據耆英奏。乍浦夷船於本月十八日。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等語。逆船忽去忽來。殊為叵測。現在駛往東南外洋。如或經過閩粵各海口。著奕山。祁墳。梁寶常。怡良。劉鴻翺。嚴飭隨時哨探。並分遣商漁各船。出洋探望。其暎夷船隻。有無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者。一面嚴密防堵。一面飛速奏聞。至香港鼓浪嶼停泊夷船。情形若何。著一併確探具奏。

丙午。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逆夷竄入嘉興洋面。乍浦失

守。江境毗連。擬截留調浙官兵一千名。捍衛省城。並札委松江城守營參將許聯驤。酌帶兵丁。前往金山衛城策應各緣由。先經臣由驛馳奏在案。嗣准撫臣程矞采來咨。亦經奏請截留。飭委臬司崇恩。於江浙交界之平望鎮。統帶防守。並以河南官兵。已有五百名。行入浙境。未便追回。咨將上實駐防之兵。酌撥赴蘇堵禦。經臣將上海東溝西岸之揚州營兵三百名。飭令守備葉世勲督同弁委。隨帶礮械。即日管帶到蘇。聽候撥用。惟據松江。金山。吳江。震澤等處。紛紛請礮請兵。顧慮畏葸。臣查金山至乍浦。計程二十七里。松江至金山。七十餘里。似屬迫近堪虞。然逆夷志在

馬頭。此等皆非必爭之地。且均係內塘汊河。不通外海。一遇潮落水退。即形膠淺。該逆以大船為巢穴。斷不肯舍其大船。徑用三板小船。聚眾內犯。致前後不相接應。為我所乘。即如陸路攻戰。彼非不慣。仍必於大船可到之塘岸。始行登陸滋擾。若竟捨舟由陸。深入重地。該逆夷亦所不敢。金山之不能直抵松江。猶之吳江震澤。緊接嘉興地面。該逆不能由嘉興內河。通吳震而窺蘇州省會。其情勢正復相同。此時蘇垣調撥防兵。有臬司大員駐紮。並聞嘉興平湖。亦經駐有重兵。人心安定。不致再事驚惶。臣與撫臣。又復剴切曉諭。地方官漸知鎮靜。市廛安堵如常。此陸路內

河之可保無虞也。至沿海塘岸弁兵。臣於十五日。由上海起身。周歷巡視江灣揚行寶山吳淞。一帶。防範極其嚴密。提臣陳化成。鎮臣王志元。駐守海塘。聲勢猶稱振作。萬一該夷豕突而來。吳淞東西礮臺。已宿重兵。其小沙背陸路等處。亦俱安兵堵截。伏兵應援。塘上土牛。足為衛身之具。各兵丁不怯於逆夷之槍礮。自不難竭力與之相持。風聞該逆大礮。能致遠五六里。但杪頭高有二丈上下。人在近處貼伏。轉不能傷。其火箭洋槍。用籐牌皮擋遮護。亦難穿透。臣已傳知大眾。俾各周知。去其疑懼之心。即以作其強勇之氣。詢據提臣語臣。我兵膽志已壯。儘能克敵制勝。臣

仍復面加告誡。諄囑再三。不敢以現時夷船無蹤。致將備兵勇。稍存大意。總期眾志成城。俾資保障。臣於十九日。仍回上海。居中調度。

牛鑑又奏。竊照逆夷駛入乍浦。江省水陸交防緣由。經臣先後由驛奏

聞在案。本月十九日。據提標參將許聯鑣等稟稱。十九日辰刻。見乍浦西南外洋。開出大小夷船二十二隻。內火輪船五隻。其一船尾掛紅旗。開向金山東南至南門外篠館墩洋面。落篷下碇停泊等情。飛報前來。臣查該逆夷既據乍浦。何以忽又將船駛出外洋。且船尾懸掛紅旗。即有打仗之意。

金山為江省洋面門戶。防堵不可不嚴。當即飛飭堵勦去
後。旋據各處探報。該逆夷於十八日闖奔
旨赴浙差遣之七品銜伊里布。有帶兵到乍浦消息。夷目即將礮
械搬運上船。於十九日辰刻。火輪各船。先後開向東南外
洋駛去。乍浦已無夷船蹤迹等語。二十日又據參將許聯
鑣等稟稱。該逆大小船隻。排列篠館墩洋面。該參將等密
令在塘弁兵。慎加防範。整備器械。配齊子藥。不許先放槍
礮。相持半日。至酉初刻。見火輪船直對篠館墩開放大礮
七出。礮子離塘岸二三里之遙。即行落水。該參將等相度
礮力。尚不能及夷船。仍不許輕放槍礮。直至酉正以後。該

逆船掛篷向東南全數起碇開去各等情臣查該逆夷退出乍城又復駛進金山洋面其各船相持半日仍即退去者因見我兵防衛森嚴不敢豕突輕進而所放礮子離岸二三里之遙即行落水者臣查該逆夷施放礮火以繩尺量之測遠鏡度之故能命中有準此次礮子離岸甚遠即已落水是其虛為恫喝並非有意尋釁已可概見並據遊擊那惟新禀稱寶山黃家灣之東南離塘岸十餘里遠島船洪深水洋面有二桅夷船二隻拋碇半日仍往東南駛去等語是江南洋面已無夷船蹤跡而夷情叵測現既遊奕無定仍難保不去而復來臣已嚴飭在防文武務須加

意瞭探認真巡防。不准稍存大意。辰下上海寶山一帶。民
情安堵。蘇州平望等處。經臬司崇恩帶兵駐劄。臣與撫臣
程矞采。安撫人民。力求鎮靜。省城內外。亦均靜謐如常。足
以仰慰
宸廑。
牛鑑又奏。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十四日。
奉
上諭。本日耆英等奏。逆夷大幫船隻。竄至乍浦洋面一摺。該逆猖
獗異常。甫經退出甯波。又復駛至乍浦外洋。意圖擾掠。實屬可
恨。現在耆英等。極力防堵。並於尖山等處。加意嚴防。誠恐該逆

分艅肆擾乘勢竄入上海各海口。著牛鑑陳化成督率文武員弁。認真防範。毋稍疏虞。牛鑑前奏於緊要海口。加築土塘土牛。以資捍衛。是該督於防守要隘。尚有把握。著即諄囑將弁兵丁。如有夷船駛至。切勿早開槍礮。俟該逆逼近。并力轟擊等因。欽此。伏查數月以來。臣連次發令。總以守礮之兵。貼伏於土牛之後。守塘之兵。貼伏於土塘之後。接應之兵。遠伏於數里之外。如果該逆夷分艅竄入。任彼礮子亂轟。從空飛落。總不許出身張望。倉皇亂走。待其逆船將近。勢能相及。再行開礮轟擊。仍度我礮力能及二三里者。俟逆船近至一里有餘。始准施放。自然命中有準。勝敵必多。茲再承

訓誨。謹當與提臣陳化成督率弁兵。認真防範。俾收實效。以舒

聖慮。而壯干城。又前欽奉

上諭。據劉韻珂奏。㗖逆在寗波等處。製造木排。蒙以牛皮。演習水戰等語。著密飭帶兵將弁。萬一夷船乘夜內犯。必須查探確實。再行開放槍礮。不可墮其奸計等因。欽此。臣前准浙省咨會。即已通飭在防文武。毋稍墮其奸詭。致我礮空施。惟演習水戰。不可不防其駛入內河。現將蘇松川沙吳淞等營。水師戰船十六隻。並招募沙舡。提載船。攏江船。海燕子船。大小七十隻。派令守備田浩然。管帶。分班往來會哨巡檢。又另招巧匠。製水輪船四隻。上安礮位。捷速行駛。專派遊擊劉

長營帶。如遇夷船駛入內河。各該船隻均堪與之接仗。不致稍有疏虞。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上海寶山一帶。防堵嚴密。夷船駛入金山外洋停泊。旋即起碇開行。各一摺。據稱十九日。有大小夷船二十二隻。先後開向金山篠館墩洋面下碇。二十日對墩開礮。旋即掛篷。向東南全數開去等語。該逆行蹤詭秘。既舍乍浦。又復停泊金山外洋。開放大礮。離塘岸尚遠。礮子即行落水。似非立意尋釁。然逆夷叵測。遊奕無定。難保不故作遠竄情形。懈我軍心。仍恐復來滋擾。著牛鑑照舊嚴密認真防禦。勿稍疏虞。當逆夷船隻。排列篠館墩洋面。相持半日。我兵相度礮力。尚不能及

不肯輕放槍礮。甚合機宜。至上海一帶。該督周歷巡視。防範極
嚴。並督飭陳化成。王志元。駐守海塘。聲勢聯絡。吳淞東西礮臺。
已宿重兵。伏兵兼可應援堵截。種種布置。必當慎之又慎。加意
小心。切勿自恃無虞。稍墮奸計。又另片奏。已通飭文武員弁。勿
被逆夷誘放槍礮。並製造水輪船隻。安放礮位。行駛捷速等語。
著嚴密妥辦。以資得力而助水攻。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逆夷於本月初九日。攻陷乍浦。旋
又有火輪等船。至尖山口外遊奕窺探。業經臣會同
欽差大臣耆英。揚威將軍奕經等。將失守情形。及辦理緣由。先後
恭摺奏報在案。茲於本月二十二十一等日。連接平湖縣

知縣胡培蓁海鹽縣知縣何煦綸等稟報十八日乍浦夷衆萬餘人。在塘上排列隊伍。城內夷人。鼓吹登舟。餘夷亦相繼而登。當時開出船二十餘隻。餘船四隻。至十九日辰刻。一併開行。俱向東南大洋而去。乍倉米石。以及民間貴重之物。均被搶擄。在洋停泊之戰船商船。或被所擄。或被所燬。民房廟宇。亦多被焚燒等情。臣查該逆攻陷乍浦及十日。復又全數退去。其心實屬叵測。是否折回定海。抑欲至江蘇上海等處滋擾。均未可定。臣於接稟之後。當即飛咨江蘇督撫臣。從嚴防堵。一面札飭甯波府等。遣人赴定。密加查探。嗣因該逆擄我戰船商船。恐其假扮弁兵商

竄。闖入各口。復經咨行各處。認真稽查。以免墮其奸計。至該逆在乍占據雖止旬日。而兩年來所修之守備。悉被所燬。礮位軍械。均已遺失。即官民房屋。亦多遭焚燬。事事從頭整理。勢難猝辦。此時若遽遣重兵。駐彼鎮守。則殘破之地。無以自固。此次該逆在乍浦退出之船。共計二十餘隻。人數多至萬餘。而同時在定海鎮海甯波等處。遊奕停泊之船。亦尚有二十隻內外。其眾應亦不少。設令去而復來。斷難抵禦。似應先委文武員弁。酌帶兵勇。赴彼撫輯難民。彈壓土匪。俟日後察看情形。再行繕修守備。派兵駐守。庶使夷艘復至。不致即有挫衄之患。再乍浦失守之際。傷亡

之員弁兵民。現尚查無確數。惟署乍浦同知候補知縣韋
逢甲。是日帶同鄉勇。在西行汛防堵。因身受重傷。被該逆
所擄。昨有該員家丁李增。自乍前赴嘉興。在
欽差大臣耆英處稟報。現據嘉興府探明該員已在乍因傷身故。
臣現飭該府尋取屍身。妥為棺殮。查該署同知以文員帶
勇堵禦。致被逆夷戕害。為
國捐軀。深堪憫惻。相應請
旨敕部賜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弁兵人等。俟查明後。由揚威將
軍等照例奏咨辦理。
諭內閣劉韻珂奏。浙江署乍浦同知候補知縣韋逢甲。當乍浦失

守之際。帶領鄉勇。在西行汛防堵。被逆夷戕害。該員為國捐軀。深堪憫惻。著照例賜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弁兵人等。著俟查明後。由該將軍等照例辦理。該部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乍浦夷船。於十八日開出二十餘隻。餘船四隻。於十九日一併開行。俱向東南大洋而去。並查該逆搶掠倉米財物。燒燬船隻民房等情一摺。該逆攻陷城池。輒肆荼毒。實堪痛恨。且其忽來忽去。居心叵測。安知不往江蘇各海口滋擾。該撫已飛咨防堵。該逆擄去戰船商船。復恐假扮弁兵商賈。闌入各口。咨行各處認真稽查。所見甚是。其所議先委文武員弁。酌帶兵勇。撫輯難民。彈壓土匪。均合機宜。該撫務當實

力辦理。以蘇民困。而安眾心。所有署乍浦同知韋逢甲。遇賊被戕。深堪憫惻。已明降諭旨。照例賜卹。此外陣亡弁兵人等。俟查明後由該將軍等。照例分別奏咨辦理。

丁未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齊慎奏。竊奴才於逆夷竄退寧郡之後。惟恐該逆勢窮分竄。向沿海口岸滋擾。除分飭委員加意防守外。並札飭黃巖鎮張成龍。選派水師。就近堵截。嗣據稟報。以選出水師兵五百名。駕船出洋。又札飭副將鄭宗凱。委員鄭鼎臣等。帶領火攻船隻。遇便堵截焚燒。俾該逆有所牽制。彼時逆夷。因前次大船被燒。日思報復。採知火攻船隻。藏伏大嵩港地方。即撥大

船二隻。在港口停泊。探查內地出入船隻。該委員等即伏而不動。嗣軍功項帶附生鄭熠李世蔭附生葉鐄等。密探定海逆目丁時儀。不時出城行走。擬即設法掩捡。適於初七日。逆船自港口開向東北駛去。當令勇壯頭目詹成功。王運功等。揀派認識丁逆壯勇三十餘名。駕船密往掩捕。初八日到螺頭門。見有三板船三隻。內各有逆夷二三名不等。正擬攻撲。適有逆目三名。乘馬帶領夷兵多名。由岸傍走來。王運功等認有丁逆之弟在內。當即放槍擊折。該逆等隨棄馬下船。向前拒敵。鄉勇白成倍張永泰李九疇等。即用火礶拋上。燒燃夷船一隻。逆夷竄避落水。王遇功

帶領鄉勇李運蔭民人徐如升等數人。將船拿獲。救息餘火。先行駛回。丁逆隨後趕至。揮令夷兵施放火箭鳥槍。鄉勇亦放槍抵禦。船篷已被火箭燒燃。該兵勇一面撲救一面格鬬。先將丁逆之弟砍倒。立時割獲首級。適有報效天文生李仁治。乘船帶勇趕來。協同攻擊。水勇沈仁足等。砍斃白夷一名。丁逆急揮兩船退去。兵勇追趕不及。仍回大嵩港。查點受傷兵勇。趕緊醫治。即將所獲首級船隻器械。解赴乍浦呈驗。委員鄭鼎臣。旋即接到咨札諭。並由三等侍衛容照吏部員外郎阿彥達。寄到沾水不熄之四川石油二簍。並秘授以磁罈裝放油藥。焚燒夷船之法。杭嘉湖

道宋國經。亦因乍浦見有夷船。復札令設法進兵。從後路牽制。惟海上風潮無定。難於定期。候至十二日午後。南風大作。副將鄭宗凱。遊擊池建功。派令守備徐積寶。將火攻船裝配七十二隻。共計十二排。督同兵勇。分排管帶。並料理水勇船兩幫。交勇目顧大槐等。會同守備金大勇韓慶瑞千總王廷鰲。帶領督飭兵勇。陸續前進。三更以後。火攻船先駛至小渠山。適巡夜夷船駛至。頭目顧大槐將火藥罐藥線點燃。尚未發火。三板夷船望集放槍。火攻船本無器械。不能抵禦。正在退回。適兵勇繼至。復將船聯齊撐進蛢胼港。從傍繞近該逆大船。先暗放火藥罈一聯。即時轟

破逆夷船頭。外委吳大林守兵張文彪等。隨後復攻。火攻船二排。亦挂住大船燒燃。火頭立時竄起。勢極兇猛。其時韓慶瑞王廷鰲等。亦帶領火攻船駛赴道頭。當有逆夷放槍阻截。水勇王天高奮勇駛進。靠近夷船發火。仍繳過小船。李成魁等押帶火攻船。二十四隻。連排繼進。即時火焰飛騰。兩處逆夷。均因前次被礮。自相轟斃夷人甚多。此次不敢放礮。止在三板船上。放槍攔阻攻擊。我兵四面放槍喊殺。火烈風緊。人聲鼎沸。小船又多被火攻船隻繞住。焚燒逆夷。燒斃沉溺及擊斃者。約有三百餘人。將至天明。各兵勇船隻。仍回退轉。旋密差妥人。向蚺腈港道頭看視。兩

桅大船一隻。燒去半截。三桅大船三隻。兩傍燒燬。並燒斷大桅兩根。繩索俱燬。岸上放有燒壞大三板船四隻。現在修理。復有燒殘船板三四十塊。在淺水中漂流。該弁兵水勇等。奪獲大火箭一隻。撈取夷帽槳片船板。並夷人救火之水鼓等多件。亦差稟報解赴乍浦呈驗。適值該處已被逆夷竄入。不能前進。復折回由甯郡內河到營呈報。督辦船勇委員知府王用賓同知李汝霖確查屬實。於四月二十一日先後具稟前來。查副將鄭宗凱遊擊池建功委員鄭鼎臣等。前次焚燒夷船多隻。復奪獲三板船一隻。逆夷膽驚心怒。日思報復。此次又能斬殺夷人。奪獲三板。並設

法燒燬逆夷大船四隻燒沈焚壞大小三板船數十隻擊沈溺斃三百餘人俾該逆屢受懲創實屬辦理妥協勇敢可嘉現將解到三板船並夷職夷物已分別存貯懸示其此次在事出力人員容俟確切查明據實保奏伏候

恩施

硃批稍紓忿恨即有恩旨

奕經文蔚特依順齊慎又奏查此次逆夷船隻以大幫全力攻陷乍浦過近平湖尖山兩路聲言分路進攻嘉興內犯省城又忽將大幫船隻全數退出而仍在鎮海定海滿山虎路山等處停泊遊弈不去逆情詭詐實屬叵測現在

乍浦雖無夷船。究難保不乘潮復來。自應擇要嚴防。其尖山一帶。更須加意防守。刻下乍浦駐防旗兵。尚在嘉興駐紮。其營房民舍。多被燒燬。均須妥為安置。即被難居民亦宜籌商撫卹。查副都統長喜自城陷受傷。至今尚復昏沈。奴才等自宜酌擬一人。前往辦理一切。惟文蔚現奉

諭旨。駐紮紹興。該逆大幫船隻。既分泊寧鎮洋面。恐其仍撲寧鎮一路。奴才齊慎現在省城與奴才酌辦省垣尖山一帶防堵事宜。再行前赴上虞以東。辦理防勦。奴才特依順欽奉

諭旨。署理杭州將軍。乍浦乃滿營駐防重地。即擬酌帶兵丁。前赴該處。將駐防各兵。妥為安置。查看要隘處所撥防。一面撫

卹居民。一面確查初九日失守情形。著奕經惟有謹遵

諭旨。嚴密防範。萬不致再有疏虞。致增罪戾。

諭內閣。奕經等奏。定海兵勇。連次奪獲焚燒逆夷大小船隻一摺。據稱初八日。勇壯頭目王建功等。在定海螺頭門。槍擊逆夷。鄉勇白成位等。用火罐拋擲。燒燬夷船。該逆竄避落水。王建功帶領鄉勇民人。將船奪獲駛回。並將逆目丁時儀之弟砍倒。割獲首級。水勇沈仁足等。砍斃白夷一名。委員鄭鼎臣等。接奉札諭。裝載火藥。從後路進兵牽制。十二日南風大作。副將鄭宗凱遊擊池建功派令守備徐積賢。將火攻船裝配七十餘隻。督同兵勇水勇。將船繞近該逆大船。先將放火藥罐一擲。即時轟破逆

夷船頭。我船連排繼進。火毬飛騰。四面放槍喊殺。逆船多被焚燒。計燒燬沈溺及擊燬者。約有三百餘人。將兩桅大船燒去半截。三桅大船三隻兩傍燒燬。並燒斷大桅兩根。燒壞大三板船四隻。拿獲大火箭。夷帽槳片船板。並逆夷救火之水鼓等件。解赴到營呈驗等語。該逆屢肆猖獗。總因未受懲創。今被焚燒。亦知船堅礮利之不足恃。如果將軍參贊。及沿海封疆大吏。處處皆能準備火攻船隻。相機籌辦。該逆必膽裂心寒。不敢再行窺伺。此次火攻夷船。其最為出力之副將鄭宗凱。著升補福建福甯鎮總兵。遊擊池建功。著以參將遇缺即行升用。均著賞戴花翎。委員鄭鼎臣。前次焚燒夷船多隻。此次復能奮勇立功。自應

優加鼓勵。鄭鼎臣著先賞給四品頂帶。並賞帶花翎。該將軍等調度有方。奕經著賞還雙眼花翎。文蔚著賞還頭品頂帶。特依順齊慎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兵丁鄉勇水勇民人等。均著該將軍參贊查明保奏。候朕施恩。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定海兵勇。連次奪獲焚燒夷船一摺。披覽之餘。稍紓忿恨。已明降諭旨。將該將軍等分別加恩矣。又另摺奏。特依順擬酌帶兵丁。前赴乍浦防堵。並確查失守情形等語。現在乍浦滿洲營駐防官兵。業已歸併省城。特依順著仍在省城駐紮防守。毋庸前往乍浦。其乍浦應行撫輯難民。彈壓土匪各事宜。昨已降旨令薩彌爾翰護理乍浦副都統。並責成該

地方文武各員弁。妥為辦理。至該處被燒營房民舍。著暫緩修葺。俟夷務稍簡。再行查明具奏。現在逆船既分泊定海鎮海洋面。恐其乘我不備。復來滋擾。著照該將軍等所議。即派齊慎前赴上虞以東。辦理防剿。至紹興一路。現有文蔚帶兵駐紮尖山一帶。有該將軍調度防禦。務當嚴申紀律。毋得再有疏虞。其乍浦失守情形。仍俟查明確實。即行具奏。

五月。己酉。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齊慎奏。四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奉

上諭朕近聞奕經者著各摺。有議攻議撫。意見不合之處。當各矢公忠。和衷共濟等因。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奴才奕經跪讀之餘。曷勝悚惕。伏思現在逆勢猖獗。防
勦羈縻。均係十分喫緊之時。奴才等具有天良。斷不敢存異
見。致不能迅速蕆事。仰屋
宸衷。惟恪遵
訓示。和衷共濟。掃除逆燄。早奏膚功。仰答
高厚於萬一。惟逆夷詭詐百出。其情叵測。自三月以後。船隻屢被
焚燒。各城逆夷。亦每被搶斬。勢已漸形窮蹙。乃忽於本月
初九日。聚集大幫船隻。全力攻陷乍浦。占據數日。旋又竄
退。據報該逆夷船十餘隻。向東南駛去。又有多隻。向東北
江蘇洋面駛行。而招寶山上。修整城垣。多蓄淡水。各城頭

山頂。密排大礮。似為久據之計。定鎮兩處船隻。增減靡常。海上洋面。四處分駛。實無從測其來去。查逆夷自上年犯浙以來。通計其擄掠之資。斷不足供其兵役萬餘人之用。而我兵屢次接仗。焚燒俘殺。為數計已過千。該逆有時計窮。即向居民揚言。此來止為通商。不願打仗。即其迭次將被陷兵勇。醫治給資。陸續送回。其帶來夷書內。亦欲將所俘夷眾交換。並不及他。迨此次夷船據乍。伊里布因該逆內犯之信。甚為緊急。特遣弁持書。前往詢問。以作緩兵之計。其回書大意。亦似止為通商。不願打仗。尚無狂悖之詞。乃差弁回轉嘉興。該逆不待覆信。復即時揚帆起碇。觀其

匆匆駛去。似屬有因。而連日仍盤踞鎮定。遊奕海洋。更不

知是何詭計。孥等連日共相討論。究無能測料其意。此時

惟有嚴飭各口岸文武委員。加意嚴防。如險要處所。富有

添兵之處。即行酌量抽撥。一面察採前路盤踞情形。相機

進勦。如刻下該逆果有他故。潛行逃竄。奴才業已咨札水陸

各路。即跟蹤追勦。斷不使其全師而去。用以伸

天討而靖海疆。至副都統長喜。前在西山礮臺。督催滿兵。力擊逆

夷。嗣因乍浦失守。兩次投河自盡。當被官兵救護。舁至嘉

興醫治。據

欽差大臣耆英面述該副都統兩肋業已跌折。此時憤不欲生。欽

食不進。時復昏迷。恐無生理。旋接嘉興府知府劉崇熙稟稱。副都統長喜。業於二十二日身故。又據杭嘉湖道宋國經稟稱。即用知縣韋逢甲。於初九日逆夷攻犯乍浦時。隨同該道督飭山東鄉勇。攻擊接應。該員身受槍傷。昏迷倒地。致被搶去。逆夷送至六渡巷調治。該員立志不食。旋因傷身故。該二員為國捐軀。應俟與陣亡官弁。統行查明。請

旨交部議䘏。以慰忠魂。再查逆夷攻撲乍浦之時。陝甘官兵。擡礮最為得力。擊死逆夷甚多。駐防滿兵。出力接仗。多係迎面受傷。此二處官兵。陣亡較多。本省弁兵。實為軟弱。仍屬無用。奴才特依順現往該處查辦。安置防堵。並確查接仗情形。

如實有首先逃避官兵。即在軍前正法。以勵士氣。謹將伊

里布。給與逆夷書稿。及該逆回書。錄呈

御覽。

前任協辦大學士兩江閣督部堂伊照會陸路領兵元帥

郭。追思兩國交兵。殺人費餉。連年不已。祇為通商一事。甚

屬無謂。若復窮兵日甚。必至大傷

天地之和。重干

天地之怒。降禍不測。悔禍亦遲。是何所樂而為此也。又況兵結既

久。兩國之人。俱已疲乏。恐有人焉起而乘之。乘間而取其

利。則我兩國。徒為中外人笑。雖天下之至愚者。亦知其勢

有必至。理有固然。何況貴帥。素稱聰明。反昧此機乎。本前
任閣督部堂。情願兩下即時戰兵。重開關市。與中外萬萬
人共享安平之福。下保蒼生。必定上邀
天佑。議定通商。互為交易。中土之人。俱得歸家謀生。外域之人。俱
得歸國樂業。豈不較諸日日交戰。互相殺傷。血流滿地之
為愈哉。專此商訂。惟候貴帥裁酌答覆是望。

大英陸路提督郭。為照會事。照得貴大臣前後厚待我被
擄輩。是以本國人等。一概敬仰貴大臣。如肯臨乍。與隨帶
各官。無不恭待安送回去無虞。是本軍門所果然應承者。
所有斟酌各條。非本軍門之本分妥議。乃將所議各情節。

咨會本國大臣查辦。且本國欽差大臣嘆。最願力除戰禍。而合兩國。彼此享平安之福。儻若貴國按照疊次致之文書內。各條款一切允准。則平和即結無難。須至照會者。

諭內閣奕經等奏。長喜因傷身故。著該部照例賜卹。伊里布著賞給四品頂帶。署理乍浦副都統。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查探逆夷情形。並副都統著同知均因傷身故一摺。除著同知韋逢甲前已降旨賜卹外。本日復降旨。將長喜照例賜卹。並賞給伊里布四品頂帶。署理乍浦副都統知逆夷詭詐百出。船隻分駛南北。又有久據招寶山之意。定海鎮海兩處船隻。增減靡常。又將連次被陷兵勇。陸續送回。既以

通商為詞。不待覆信。匆匆起碇駛去。種種詭祕。莫測端倪。著奕經等照舊督飭文武員弁。認真防堵。勿稍疏懈。致墮奸計。伊里布現已授職。著奕經耆英等體察現在情形。或令在杭州省城、或令在嘉興一帶。駐紮彈壓。務即相機妥辦。前有旨令特依順仍在浙江省城。協同堵禦。暫緩前赴乍浦。此時諒已接奉諭旨。折回省城。所有乍浦陣亡官員兵弁。著即查明奏請交部議卹。以慰忠魂。

兩江總督牛鑑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耆英等馳奏。逆夷攻陷乍浦一摺。據稱逆夷退出甯

洩。早有滋擾他處之語。本月初七日。突有夷船二十餘隻。自江蘇金山洋面。轉入乍浦遊奕。初九日辰刻。將船隻排列陣勢。開礮內通。另用杉板船。分撲西山嘴唐家灣等處。旋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乍浦城內。復有漢奸施放火箭接應。以致各兵潰散。乍浦失守等語。乍浦洋面。緊與蘇省之金山上海洋面毘連。該逆現在攻陷乍浦。蘇省海口地方。即可朝發夕至。且上海商賈輻輳。粵人寄寓者甚眾。難保無漢奸潛跡其中。必應豫加防範。免蹈乍浦覆轍。前據牛鑑奏於吳淞緊要海口。扼要設伏。並添調精兵。防守布置。自己妥密。現當防堵喫緊之時。著牛鑑陳化成。督率文武員弁。晝夜竭力嚴防。毋稍疏虞。該逆兇燄

雖張。我兵果能紀律嚴明。有進無退。何至一見賊船。遽爾潰散。
並著該督等。剴切申諭。將弁兵勇人等。恪遵紀律。併力守禦。其
有首先卻退者。即以軍法從事。一面先行正法。一面奏聞。毋得
稍存姑息。致壞大局。是為至要。欽此。伏查克敵在於兵戎。而統
帶全資將領。如果將領得人。兵氣自然剛勁。誠如
聖訓。該逆兇燄雖張。我兵果能紀律嚴明。何至一見夷船。遽爾潰
散。臣與提臣陳化成。平日曉諭弁兵。諄諄以有進無退為
要。此次復經剴切申諭。萬一臨陣堵禦。竟有首先卻退者。
即當欽遵
諭旨。軍法從事。一面先行正法。一面奏

聞。斷不敢稍存姑息。有妨大局。至上海商賈輻輳。粵人寄寓誠多。
在先通市之時。本與逆夷素相認識。通年稱兵內犯。不必
其暗通消息。勾結往來。一經逆船攏岸。如有平時熟識之
人。彼其氣類相聯。即難保不頓生內變。浙東西連次失事。
未必不由於此。而先事豫防。又未便遏為束縛。致令反側
不安。惟有結之以恩。又復防之於密。庶不虞再蹈覆轍。亦
不致先啟狡謀。又逆夷行事。雖屬詭詐多端。然其志在牟
利通商。並非爭城畧地。故定海甯波乍浦等處。為沿海殷
阜馬頭。尚不長思占據。不過負嵎之勢。藉作要求。若嘉興
松江蘇州一帶。全係內河。中多港汊。彼之大船。既不能通。

儻用三板小船。冒險入犯。則失其船礮之利。即為我兵所乘。是水路內侵之可以無虞也。黑夷漢奸。不免心存擄掠。然必大船可到之塘岸。始藉其聲勢。登陸搶劫。若離船數十里之遥。前後不能接應。則夷奸不敢輕進。即夷目亦不敢深入。是陸路內侵之可以無虞也。夫以逆夷之船堅礮利。輔之以黑夷漢奸。其陸戰之火箭火槍。又兼猛悍。假令幸其醜類。乘坐三板。見內河則駛入。遇陸路則長驅。彼其豕突之勢。有不可當。誠不得不於內河陸路。加意嚴防。惟夷目性多畏慎。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須扼定吳淞一口。由吳淞而入揚子江。逆夷雖有內犯之言。然相距

數百里水程。亦不過虛詞恫喝。臣反覆體察。逆夷不犯內河。竟屬確有把握。臣之所慮者。內地居民。懾於逆夷之兇橫。一聞警報。遽事遷移。內地匪徒。勢得乘機搶掠。萬一別生事端。所關匪細。此時要務。惟以安頓人心。嚴查奸宄為主。而查拏奸宄。尤應不動聲色。無令兵役藉端滋擾。現在江甯京口等處。遠道傳聞。不免多所防範。臣已函致該將軍都統等。鎮靜防守。示以整暇。蓋設險守隘。在於平時之布置。不在臨事之張皇。庶人心有所憑依。而奸宄不致竊發。至於蘇州近省各口。本應厚集兵力。以壯聲威而資彈壓。查河標及徐州營兵。尚可調撥。惟念乍浦失陷後。糧船

尚未全數渡黃。若驟聞調兵。江北一帶。不免又有驚疑。正

在躊躇間。適於二十四日。欽奉六百里

諭旨。現在逆夷猖獗。海口必應加意嚴防。已諭令裕泰等。挑選精

兵等因。欽此。荷

先幾之籌策。實欽感以難名。俟劉允孝到後。即將所帶勁兵。會同

派撥。以壯聲威。惟此次官兵。到江尚需時日。如果乍浦船

退。逆夷不復再來。臣體察情形。可以無須堵禦。仍當奏請

截回。以省餉饋。臣與提臣。惟當督率弁兵。恪遵紀律。併力

守禦。並責成地方州縣。安撫居民。無稍驚擾。總期外海內河。

扼要嚴守。不致顧此失彼。用資保障而慰

宸廑。現在吳淞海口。並無夷船遊奕。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江蘇洋面靜謐。現仍遵旨嚴防等語。據該督體察情形。逆夷不犯內河。確有把握。蘇省海防。止須扼定吳淞一口。所慮內地居民。遽事遷移。土匪乘機搶掠。別生事端。此時要務。惟以安輯人心。嚴查奸宄為主。蘇州省城兵力較單。前經調撥湖北精兵。交劉允孝管帶赴蘇。以資防禦。俟到蘇後。該督即會同派撥。以壯聲威。儻逆船遠駛無蹤。本省兵丁。足敷防守。著即照所議。將湖北兵丁截回。以節勞費。惟是逆夷反覆無常。斷不可稍存大意。該督仍當會同提督陳化成。巡撫程矞采等。外嚴防禦。內示撫綏。以期眾志成城。俾閭閻悉臻安堵。是為

至要。

辛亥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梁寶常奏。

竊查上年九月間。𡎴等因覆查當日靖遠礮臺失守。提督

殉難時。礮臺兵丁。不無散失。當經會同附奏陳明。旋奉

諭旨。令將首先散失之兵丁。嚴行查辦等因。遵查靖遠礮臺原設

武弁十三員。兵丁二百四十名。分司各礮。當即移咨現任

水師提臣吳建勳。飭行查明。究係何兵先逃。從嚴懲辦。隨

准提臣吳建勳轉據調補水師提標右營右哨二司把總

何居桐具稟。查係兵丁鄞標、歐振彪、唐成恩、吳龍、蒼蘇勝

尭五名。首先逃走。咨解審辦。當將該兵丁。發交署臬司王

雲錦。會同署藩司王庭蘭。詳加審訊。該兵丁郭標等供稱。伊等係於關提督受傷倒地後。夷兵攻入礮臺。兵眾抵禦不住。一同走散。並未先逃。並稱關提督陣亡之前一日。伊等曾經放礮擊中夷船。蒙關提督各給賞銀四圓。交把總何居桐。收存。迨夷兵攻破礮臺。伊等逃走時。看見何居桐。被夷兵捉拏下船。次日始回。伊等曾向何居桐討要賞銀。並未分給。曾經口角等語。由司移提何居桐對質。兵丁郭標等。仍執原供。質之何居桐。亦稱當時奉派防守靖遠礮臺。與逆夷接仗。因時值紛忙。何兵先逃。實未看得清楚。詰以因何稟報郭標等先行逃走。併將賞銀私存不給。據供

關提督陣亡後。伊被夷人強捉下船。次日始行放回。一時匆遽。致將身存賞銀遺失。嗣因該兵丁等。屢向索取。無銀賠償。致相口角。適奉查逃走兵丁。伊因挾嫌。即以郭標等五名先逃。捏詞稟覆。以圖卸責。其實該兵丁等何時逃走。伊不能指實。不敢誣執等語。即經該署司等。將何居桐發縣看管。一面錄供稟報。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夜。何居桐忽在南海縣看管處所。自縊身死。提訊看役梁成等。究明何居桐。於審出被逆夷擄捉放回。併不給兵丁賞銀。反行誣稟各情後。時常愁歎。故乘間畏罪自盡。該署司等。將兵丁郭標等五名。覆提訊明。連看役梁成勘解前來。奴才等親提

隔別研訊。各供如前。反覆究詰。矢口不移。奴才等恐郭標等狡供避就。其何居桐自盡。亦恐有屈抑別情。復將當時在該臺添防之弁兵毛大鵬等傳問。據稱當時實未見郭標等先行逃走。並查據該署司等稟稱。兵丁郭標等先逃一節。止憑把總何居桐一人之言。何居桐自盡。由於畏罪。其為誣稟無疑。現在該把總已自縊身死。無可質證。惟先經在司取錄親供。亦稱該兵丁等並無先逃情事。係因何居桐挾嫌卸責。混行稟覆。案情似已確鑿。奴才等復再四密查。當日靖遠礮臺。既經攻陷。軍心無主。一時四散。無從分別先後。似係實在情形。此時必究明何兵先逃。該兵丁郭標

等既屢訊不承。此外又並無確切證佐。若將原防靖遠礮臺弁兵多名。行提質訊。徒滋紛擾。亦無從指實。應即將業議結。查把總何居桐被捉放回。遺失實銀。因兵丁郭標等向索。口角之嫌。輒借訪查先行逃走兵丁。挾嫌誣指。罪有應得。業已畏罪自盡。應毋庸議。兵丁郭標嚴振彪唐成恩吳龍發蘇勝亮。雖訊無先逃情事。究係敗散餘卒。未便仍列戎行。應即革伍。仍行責懲。至疏於防範。致把總何居桐自盡之看役梁成等。飭行照例辦理。此後奴才等惟有申明紀律。嚴飭各營員弁兵丁。務須一體相關。兵將相顧。以期殺敵禦侮。固守疆圉。庶竭盡一分心力。或可收一分功效。

斷不敢意存因循。致蹈罪戾。

硃批。不實不盡之至。事已如此。即使先遁之兵。徼幸苟免。豈有概行誅戮之理。只可稍為寬貸。朕祇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誠不實。朕以重任付諸臣。諸臣無非還朕一欺字。再不解是何存心也。

奕山等又奏。逆夷與漢奸相為表裏。是查拏漢奸。最關緊要。臣等叠經欽遵

諭旨。嚴飭訪拏。上年十二月內。據管帶壯勇禮部司務張玉藻鎮平縣廩生楊元勳等稟稱。轉據壯勇頭目劉金堂稟。獲漢奸溫東幅一名。訊因溫東幅向劉金堂所帶壯勇。許銀買

充漢奸。即據壯勇告知劉金堂。將其拏獲解省。經奴才等發
交臬司審訊。該犯供認。因投入暎夷船內工作。代逆夷轉
招漢奸屬實。並據詰該犯供出。有另招蘇亞鰲郭石秀榮
潤秋三人。正在一併查拏間。隨據蘇亞鰲等三犯赴官投
首。由新會縣解省。訊係被溫東幅脅入夥。令其在新會
縣江門地方等候。因聞溫東幅被獲。即自赴新會縣投首。
質之溫東幅。所供相符。奴才等親提詢問。均無異詞。奴才等以
溫東幅膽敢代逆夷招雇漢奸。罪大惡極。即於審明後。飭
令署臬司王雲錦。將溫東幅正法。仍梟首示眾。其被脅入
夥之蘇亞鰲等三犯。既據赴官投首。應擬極邊足四千里

充軍。另錄供招咨部辦理。至此次該管帶壯勇之紳士。訪挐漢奸。尚屬認真出力。容挐等隨後彙同應行鼓勵之各紳士。另行奏請鼓勵。

硃批。廣東漢奸。在在皆有。年餘來獲一溫東幅。尚靦然入奏耶。

諭內閣。奕山等奏。查明前任提督關天培陣亡時。兵丁走散情形一摺。設兵所以衛民。必期有勇知方。近日海疆防守官兵。奮勇殺賊者。固不乏人。至於臨陣退避。見賊先逃。以致主帥陣亡。汛地失守。此種失律士卒。不難悉數駢誅。因念罪有首從。不忍概予誅夷。特命將軍督撫等。將首先潰散之犯。嚴查懲辦。該將軍督撫等。身膺重寄。具有天良。自應將實在情形。迅速覆奏。候朕

酌量情節。法所難宥者。立正刑章。情有可原者。量從末減。庶於嚴申紀律之中。仍寓欽恤慎刑之意。乃本日奕山等奏。闞天培在靖遠礮臺陣亡。兵衆同時逃走。並無確切證據等語。郭標等五名。既據何居桐指出。即應親提研訊。方可得有實據。乃直至該把總畏罪自盡。始行親提。以致恃無質證。率即議結。僅請將郭標等五名革伍責懲。殊屬輕縱。所有逃散之兵丁郭標歐振彪唐成恩吳龍蔡蘇勝亮均著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懲儆。又另片奏。拏獲漢奸温東幅一名。究出被脅入夥。赴官投首之從犯蘇亞鑿等三名。將温東幅正法。蘇亞鑿等擬軍等語。廣東漢奸。在在皆有。該省年餘來。僅獲一温東幅。而被脅入夥之蘇

亞馨等三犯。又稱赴官投首。可見平日並不認真查拏。不過以此塞責。奕山身任統帥。祁墳梁寶常俱係封疆大吏。乃陳奏事件。如是不誠不實。跡近欺詐。辦理亦屬錯謬。奕山。祁墳梁寶常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奕山等又奏。稱奴才等前奏籌議戰守情形。並軍需數目各一摺。嗣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准其將廣西兵一千八百名。留東備防。貴州。四川。江西湖北各兵。著即分別盡撤。另挑本省兵勇防守。俾本省之兵。勤加訓練。可資得力。即廣西之兵。亦可隨時酌撤等因。欽此。當即札飭翼長處。團練局。分別查辦去後。玆據翼長處呈稱。所有貴

州西川江西湖北四省官兵內。有教習壯勇。監造軍械。及各項差使。尚有經手未完事件者。仍應酌留官兵七十餘員名。其餘官兵二千八百餘員名。分作六起。均已陸續啟行。撤歸原省。又據團練局鎮道稟稱。各路原招壯勇。截至三月底止。尚有二萬六千餘名。現在逐起校閱。汰老弱以存精壯。又裁去五千餘名。僅存二萬一千餘名。稟請閱驗前來。奴才等悉心核議。現既將貴州等四省之兵。分別全撤。自應將廣西兵一千八百名。暫留備防。另挑廣東本省兵丁。令其勤加訓練。如果精銳得力。即廣西之兵。亦可隨時酌撤。查本省弁兵。自上年調來防守內河。及省外各要口。

共計二千六百七十餘員名。或撤或留。隨時變通調遣。現又添調肇慶協兵五百名。來省協同防守。並先經咨令陸路提督張青雲。挑練惠州營精兵一千名。即在該郡勤加操練。聽候調遣。一遇有警。即飛檄徵調。可以朝發夕至。無誤事機。至原招水陸壯勇。前已沙汰萬餘。第若輩多係遊手失業之人。一經遣散。誠恐流而為匪。且逆夷往往密遣奸細。不惜重資。雇覓漢奸。出洋助其兇燄。現在拏獲溫東幅一案。究出代逆夷招雇漢奸。即係向該壯勇許銀買充。是其明證。自未便遽行多裁。致滋流弊。所有現裁之五千餘人。均經酌給路資。散令歸農。並責成地方官嚴密稽察。

妥為安插。㸴等仍會同隨時親往各要隘。嚴加校閱。擇其
健勇得力者。令其協同官兵。分地駐守。俟隨時體察情形。
如果夷情大定。再行酌量逐加裁減。善為安置。毋任滋事。
又臣祁𡊮等前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餘兩。係專指外
省調到征兵。暨本省留防官兵鹽糧。以及招募水陸壯勇
口糧船租之款。其修臺築堡造船鑄礮等項。不在此數。現
既將外省征兵撤去二千餘名。壯勇裁去五千餘人。本省
兵丁。又係照防兵例支給口糧。日需經費。自更節省。但修
造臺船。置辦礮械。均係隨時核發。不能分日計算。然當茲
海氛未靖。經費有常。臣祁𡊮等自當力加撙節。以杜虛糜。

至逆夷現在情形。茲據文武員弁探報。時有三桅兵船。暨火輪船十餘隻。在尖沙嘴。裙帶路。九洲。潭孜等洋面遊奕不定。並有火輪船駛入横檔海面窺伺。現有續到兵船四隻。火輪船三隻。奴才等不敢因現議防守。稍形鬆懈。仍隨時鼓勵兵勇。一有可乘之機。即當相度辦理。以期仰紓

宸廑。再上年八月間。有前發廣東軍犯二百四十餘名。願懇來營投效。奴才等因回疆軍營。曾有准遣勇效力成案。當將該軍犯留營。派遊擊部騰蛟。督同弁兵教演技藝。自爲一隊。數月以來。察看該遣勇等人。皆強壯。演放槍礮。極有膽力。堪備禦侮之用。統俟事竣後。再行分別辦理。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山等馳奏。軍營官兵壯勇。分別撤減。並現籌防守情形一摺。前因𠸄逆在粵滋事。調集各省官兵。並團練各路壯勇。俾資勦辦。此時防守之兵。本省既足資調遣。本日據奏分別撤減。仍留廣西兵一千八百名備防。所招壯勇。亦仍留二萬一千餘名。未經遣散。似此虛糜帑餉。何所底止。前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曾諭令力加撙節。此次摺內。仍未將應減分數覈實計算。國家經費有常。豈容如此含混。著奕山祁𡊮。梁寶常。仍遵前旨。力籌撙節。其所需經費。每月總不准過十萬兩之數。該將軍等務當激發天良。認真覈辦。至所奏逆夷現在情形。稱有續到兵船四隻。火輪船三隻。究竟此項船隻。是

否由閩浙折回。抑係由該國續到。並未據確切查奏。著該將軍等查明。由驛馳報。再軍犯二百四十餘名。既據該將軍等留營效力。自未便遽議解散。著即責成管帶之員。認真稽查。嚴行約束。毋令別滋事端。是為至要。

癸丑。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乍浦夷船二十餘隻。於本月十八九兩日。先後起碇開行。據報向東南駛去。又有數隻開往江蘇洋面。臣當飭寧波府知府鄧廷彩等確加查探。有無折回定鎮之船。一面恭摺奏報。聲明俟探明各船駛往何處。另行具奏在案。茲據鄧廷彩等稟覆。探得乍浦口外。小羊山洋面。泊夷船二十二隻。大樹下洋面。泊夷船

六隻。定海縣道頭地方。泊夷船十三隻。鎮海縣招寶山下。泊夷船兩隻。又據鄞縣知縣王鼎勳另稟。漶港洋面。尚泊有夷船一隻。彼此稍覺參差。其餘地方船數。均屬相符。臣查該逆在浙之船。本在四十隻內外。今該府等所探各處船數。在四十三四隻之間。與向有之船。不相上下。小羊山離乍浦不遠。在彼停泊之船。自係即由乍浦開往。查小羊山為江浙交界之區。可以直至上海等處。且可越江蘇而竟至山東天津。即欲轉至浙省尖山海口。亦甚便捷。今該逆將各船聚泊於此。情殊叵測。且定海船數尚多。而鎮海之二船。亦並不退去。並聞招寶山上。舊有之威遠城。該逆

重加修築。復在山上添舖石路。蓄貯淡水。又聞其製造杉板船三十餘隻。竹排一百餘架。察其說話。恐有據鎮海定海為巢穴。分船四出滋擾之意。各省沿海口岸。在在均應戒備。以免侵軼。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牛鑑奏。江蘇防堵。止須扼定吳淞一口。逆夷不犯內河。確有把握。當即諭知該督等。外嚴防禦。內示撫綏。期於眾志成城。閭閻安堵。計此時當已接奉。本日據劉韻珂馳奏。乍浦口外小羊山洋面。泊夷船二十二隻。大樹下洋面。泊夷船六隻。定海縣道頭地方。泊夷船十三隻。鎮海縣招寶山下。泊夷船兩隻。瀝港洋面。泊有夷船一隻。小羊山係江浙交界。可以直

至上海。亦可轉至尖山海口。逆船聚泊於此。情殊叵測。且又製造杉板船三十隻。竹排一百餘架。恐有四出滋擾之意等語。江蘇海口。自以吳淞為扼要處所。該督前奏水陸內侵。均可無虞。自係實在情形。惟逆夷詭詐多端。現又製造杉板。添設竹排。安知不於福山。狼山。及揚子江一帶。虛作攻犯聲勢。冀圖牽制。一俟該督聞警前往該處。彼轉以大幫船隻。突攻寶山。上海等處。使我兵彼此不能兼顧。致墮該逆聲東擊西之計。該督惟當專駐上海。督辦攻勦。至福山。狼山。及揚子江一帶。備防亦須加嚴。該督祇須酌派得力員弁。將水師戰船。並招募沙船水輪等船。管帶駛駕。如遇夷船駛入內河。或用火攻。或設法夾擊。總應先

事機。不可稍存大意。是為至要。將此諭知牛鑑。陳化成。程矞采。知之。

又

諭。據劉韻珂奏。乍浦退出夷船。仍在浙洋一搖。乍浦口外。小羊山等處。現泊有夷船四十餘隻。小羊山為江浙交界之區。夷船停泊於此。既可直至江蘇上海等處。亦可轉至該省尖山海口。逆情殊為叵測。且招寶山地方。現復製造杉板船多隻。竹排百餘架。顯有分船四出滋擾之意。沿海各口岸。必應節節嚴防。本日已有旨諭知牛鑑等。加意堵禦矣。尖山為浙江省會扼要處所。著劉韻珂督飭員弁。嚴密防堵。毋稍疏懈。

劉韻珂又奏。遵查正月二十九日。揚威將軍等遣兵赴甯波進剿。二月初四日。逆夷又至慈溪。攻撲我兵營盤。兩次接仗。當時各處稟報。祇稱彼此互有傷亡。並不言該逆被我擊斃之眾。共有若干。據慈谿縣知縣王武曾稟稱。有逆夷在該縣地方。載回屍身三船之語。至該逆傷斃之頭目。有稱係巴麥樽者。有稱係郭士立者。有稱郭士立於受傷後患病身死者。紛紛不一。臣當即密飭餘姚縣林朝聘。慈谿縣王武曾。鄞縣王鼎勳等。確加查探。適石浦同知舒恭受。自曹江因公晉省。又有定海縣民王東河。陳映奎。陸錦章等來省。臣先後親向詰詢。據舒恭受面稟。二月初四日。

慈谿之戰。逆夷死者。約計二百餘人。傷斃頭目。探聞係該逆偽陸路提督郭恩。其屍棺上船之時。自城外至江邊。各逆用洋布貼地行走。然該逆深以為諱。究竟死者是否係郭恩。無從得實。又據王東河等供稱。正月二十九日。定海城內城外。逆夷被我兵擊斃者。約共二十餘人。頭目郭士立。聞係受傷後病死。該逆偽官。俱穿孝服各等語。旋又據林朝聘王武曾稟稱。探聞該逆在慈谿傷斃之眾。約在二百名內外。其傷斃頭目。係屬何人。無從查探。此外尚有頭目二人。亦伏冥誅。均不知其姓名。至該逆在甯郡用洋布貼地行走。聞因撫李之故。乃夷人風俗如此。並非由於挂

孝等情。臣查覈舒恭受林朝聘。王武曾等所禀。與王東河等供詞。俱屬參差不合。正在再加確訪間。茲又據王鼎勳稟稱。該員先向各處採訪。亦屬人人異詞。茲因甯波已復。向悔罪投誠之漢奸吉姓即周滄查詢。據稱正月二十九日。我兵攻剿甯波。夷兵死者。僅止六七人。至二月初四日。該逆至慈谿。與我兵接仗。夷兵死者一百四五十人。夷官則止有四員。其職不過如中國千把之類。逆酋郭姓。巳姓。不特並未身死。兼亦未經受傷。至各夷身穿白衣。乃其陸兵之號衣。並非挂孝。亦無以白布貼地行走之事等情。前來。臣查該逆詭譎多端。往往以虛爲實。以實爲虛。使我無

能測其實在。本年正二月兩次接仗。逆衆被我擊斃究有若干。以及有無頭目在內。前此各屬稟報固屬互異。即現在查探。亦均不能一律。臣不敢決其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但王鼎勳所稟。得自投首之漢奸。所言較為親切。且郭士容巴麥樽二逆。一則於該逆將退寧波之先。尚在郡城為該處士民所共見。一則帶兵攻陷乍浦。亦為人所周知。是王鼎勳所稟。該二逆並未傷亡之處。似屬可信。

硃批。覽奏均悉。惟逆暎實堪髮指。